





尙主而托之于夢既信之而又漸悔之則此後下嫁諸事作眞

聊齋志異新評卷九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雲蘿公主

安大業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儔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尚主信之至十五六迄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即以長氈貼地自門外直至

境觀可也作幻境觀亦可也從婢子口中点出驅便之至不則自來相宅句作何安頓

榻前方駭疑間一女郎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不知所爲鞠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公主下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俯首相對寂然安故好棋楸枰嘗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上曰主日耽此不知與粉侯孰勝安移坐近案主笑從之甫三十餘着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斂子入奩曰駙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讓六子乃以六黑子實局中

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坐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値安凝思時輒曲一肘伏肩上局闌未結小鬟笑云騎馬負一子婢進曰主情宜耳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生曰適主言居宇湫鄙煩以此少致修飾落成相會也一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遮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突出俄頃四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知疑以爲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迫廊

伏筆無痕

禁忌之說原不可過

拘然相宅筮日聖人重之史氏書之惡可不慎

從對而寫俠士已見

舍一新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素寡交託他出又窺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畧與傾談頗甚溫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嬴虧已而設酒留連談笑大懽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童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能勝袁強之僮綽有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袁為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

一班此處先實後虛

雖有定數然以婚姻之故急于落成致犯

有負責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口詣生作別增象箸楠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輿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束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橐貲充牣盜夜入執主人燒鐵鉗灼劫掠一空家人識袁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賣諸其家知袁所贈因報大尹尹以兵繞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衰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殮甫畢為捕役執去

天刑詰憂母氏至于生不能侍疾疢不能成禮哀哉

雲蘿有禮

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還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齧二役皆死銜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淒然慰弔曰妾欲留君但母喪未卜窀穸可懷牒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胸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知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

正面寫俠士此處先虛後實

人間自是清淨光明世界那能容此齷齪骯髒物

爽快乾淨

稽牒知其寃錯名今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况袁憤然作色默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汚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遺於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柴門謝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貲物與僮分携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不啟關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提生去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握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

急之而反以得緩此閱歷有得之言凡合之而反以得離樂之而反以得哀愛之而反以得怨樂之而反

又釋之既歸盥目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嫗執炊而已服既闋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覘之內外陳設煥然矣悄揭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爲災又以苦塊之戚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說理甚是不止言數）生將出貲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櫝肴羹熱如新出於鼎酒亦芳洌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惰足股曲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爲棋酒之交可得三

以得辱皆可類推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可知仙人下嫁亦只逃不脫一數字

無繁言無響笑厚重靜默確是公主身分

特兒輕佻只合幽之而已

十年聚首若作牀笫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響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並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所為不屑耳飛燕原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

飛燕死後冢羞

雖是俗種却是仙胎不仙不俗之間方是福相方是大器生產使代與胎化何殊

怒謫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閣上以錦薦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着輕縠生爲製鮮衣强使着之踰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癆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顰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爲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衷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啟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綳納生懷俾付乳媼養諸南院女自免身

三日不見俗幃又深入一層無惑乎宝中無仙人者終身以無

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寗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戸下幃遂頗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休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闢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爽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爲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名與利皆儻來者得亦折人壽數況乃強求而不得耶）不見入俗幃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寗生殊悽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生人

足榮辱之物自折壽數而不能擺脫也凡事皆有定數撙節則長恣縱則短定而不定存乎其人為狠子治一深圖此其可棄而不必棄也不必棄而不啻棄也然此圖也殆自仙人

離合皆有定數撙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為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為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丁皆謂不合曰吾欲為狠子治一深圖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脇有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甯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侯賤而行惡眾咸不齒生竟媒定焉大

則可以治狼子則可否則悞落此圈雖有仁厚之麟軼塵之馬亦將終身陷阱而不能出矣又何論豚犬

爲狼子治圈爲佳婦遺袴袴縶狼噬柔能克剛毋不以爲

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無所得遂夜出小爲穿窬爲主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縶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爲二子立析産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誤中嫂先是主有遺袴絕輕耎雲拾作寢衣可棄斫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

子妻不以為夫名曰可棄寸草與之皆棄也有子有田則誠可棄而狠子無所憑藉矣至于彎弓操刀傷臂濺血要之以誓食之以盆化其野心卒為善士其棄之其不棄之終棄之也故不日夜

餘所分田產畧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僕女十五矣（蹉之六七年圖始造成）兄憶母言欲急為完婚召至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為若蒙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若能令改行無憂凍餓不然兄亦不能塡無底壑也僕雖小家女（絕好深圖豺狼帖耳而入矣）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斂年餘生（入深圖矣又以不孝弟之所謂攝之死地）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

又不自媿盤茶不日胭脂虎而日狠子㴱

圈

捺戈而入屏息而出不似豺狼直是鼠子且是黔驢是蛙鳴是螳臂然亦虧此婦人說得出做得出

（可復生也）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盜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遂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返奔婦逐砍之斷幅傷臀血沾襪履忿極往訴兄兄不禮焉寃慚而去過宿復至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看破醜態一一被其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故作此態實（則很子不可制矣）（描寫入微）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屏息出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上覓得廚刀可棄懼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

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爲善婦侍箒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捋白鬚使膝行焉

老[illegible]傒終身伏在圈中

異史氏曰悍妻妒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落成左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臺與諸公落之注宮室始成而祭之曰落 柴門地篇趣
舍聲色以柴其內注柴塞也後漢楊震傳子是柴門謝絕賓客 目禁唐閻播傳播拜同平章事論事
帝前欲有所言盧相輒丨丨之 顧影見卷七江城 尚主前漢王吉傳娶天子女曰丨公丨言
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 玉趾見卷六公孫九娘 相宅書召誥惟太保先周公丨丨
楸枰趙朴詩吟餘仍凡坐誰與戰丨丨 扮侯宋史世謂駙馬都尉爲丨丨 皮排按排
與革囊通韋囊也見後漢杜詩傳 僑寓見卷二聶小倩 刺見卷二葉生 不相能見卷
三曾友于 芼多見卷一葉生 無恙見卷二珠兒 超乘見卷五老饕 苫塊見卷
四金和尚 治具見卷一陸判 牀第見卷二俠女 掌上舞趙飛燕外傳飛燕體輕能
爲丨丨丨 繃見卷二嬰寧 免身說文娩生子丨丨也 儻來莊子繕性篇今之所謂得志者

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物之｜｜寄也 **贅疣**見卷二梁彥 **不齒**見卷三會友于 **無底**

刻子湯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壑｜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與萊詩東也｜｜｜

先容見卷一陸判 **向隅**見卷三姊妹易嫁 **仰成**員氏雜記臣盡智力以事上而君無

與焉｜｜而已 **膝行**見卷一畫皮

甄后

洛城劉中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簪珥光采從者皆宮妝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

此怒罵阿瞞並其賊子亦已刻矣危坐磨磚歷幾生而復翻案彼賊父庸子亦將奈之何哉陳思時一見感甄賦不虛作矣老媪鄴致尺一書遂來作婦既是來從銅雀即應戒守分香乃名

前此幾時有悔美人笑曰胡別幾何遂爾憒憒危坐磨磚者非子也耶乃展錦薦設瑤漿促坐對飲與論今古之事博洽非常劉茫茫不知所對美人曰我只赴瑤池一回宴耳子歷幾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澄徹既而曛暮從者盡去息燭解襦曲盡歡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粧容如故鬢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依苦詰姓名答曰告郎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癡情也問魏文安在

雅

以此買罪即報

于幾生後亦復何益况能一會乎

曰司香而即以阿嚋所分之香偷分于人尤當怒譴斷幅時應責之曰所司何事

旦亦不過賊父之庸子耳旁偶從富貴者游戲數載過（一語寫評千古鐵案）（不氣不色全露）郎不置念慮彼曩以阿嚋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爲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見時當作何言）指合贈劉作別登車雲推霧覆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然追念美人凝想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所思否劉以其言微中不能隱應曰唯唯嫗言郎作尺一書我能郵致（此嫗與老賊父子當有深仇）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折簡爲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悞事初登其

門門者以我爲妖欲加縶繫我出郎君書彼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欲戲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荅我言郎君贏憊非一字所能瘳也夫人少沉思乃釋筆云煩先報劉郎當即送一佳婦去臨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之計但無妄傳便能永久劉喜伺之明日果有老姥率一女郎詣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氏女其所出名司香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貲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荅云妾銅雀故伎也劉疑其爲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偶以罪過謫墮

一世之雄而今尚在

想到分香賣履時自然恨入骨髓

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夫家皆在夫人故得常侍牀簀耳一日有瞽媼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女駭走羅襟已斷劉以杖逐擊之犬猶怒齕斷幅頃刻（卽作犬○猶有餘○威益）碎嚼如麻瞽媼捉領毛縛之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癡情所○結歷劫難○化○耳）卿仙人何乃畏犬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蓋怒妾（○老○瞞○出○醜○）不守分香之戒也劉聞之欲買而杖斃之女曰不可上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艷而審所從來殊涉恍惚於是共疑爲妖母詰劉劉亦微道其異母大

老瞞且無可奈何術士又焉能爲力

懼戒使絶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爲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自分義絶矣要我去亦復匪難而豈禁呪所能遣耶乃束薪爇火拋置堦下瞬息烟蔽房屋對面相失有聲震擊如雷旣而烟滅見術士七竅流血而死入室則女已渺呼嫗問之嫗亦不知所之矣劉始告母嫗蓋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好瞞之簒子何必有貞婦哉犬睹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妬之耶嗚呼奸雄不

眼自哀而後人哀之已

危坐磨甎（典畧）劉楨字公幹東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妙選文學使楨隨事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諸臣皆伏而楨獨平視以此下獄他日上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危坐正色磨石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阿瞞 魚豢魏畧太祖小字｜｜

陳思 曹植字子建封東河王遷封陳王卒謚曰思

尺一書 見卷一巧娘

物色 見卷一嬌娣

折簡 見卷二要寧

銅雀故妓（魏志）魏武遺令曰以吾倢與伎人皆著｜｜臺上施六尺牀繐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分香之戒 見卷二祝翁

始於袁終於曹（魚豢魏畧）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首伏姑膝上五官將

夫人欲斃命斬首見其色非凡

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納迎娶

宦娘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晉

經由古寺繫馬門外將暫憩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趺坐

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耶道

人云顧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溫溫視之

紋理佳妙略一勾撥清越異常喜爲撫一短曲道人微

亦佳亦佳自是孺子

笑似未許可溫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未

可教不是爲道人也師自足爲道人也弟既爲道人

足爲貧道師也溫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

撥動覺和 風自來又頃之有鳥羣集庭樹爲滿溫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溫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溫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秦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傍有小村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匆匆遽入登其堂閴若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走入溫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牀榻不嫌屈體可藉藁少選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荅

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溫曰
不揣寒陋欲求援繫如何嫗顰蹙曰此即不敢應命溫

欲求姻好乃得蹇修

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嫗既去溫視藉草腐溼不
堪臥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雨遂歸邑有
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溫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

琴似溫家玉鏡臺前又有蹇修物之

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
有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溫心動歸與母言媒通
之而葛以溫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後心竊傾慕每

如此乃見蹇修之先之力

冀再聆雅奏而溫以姻事不諧志乖意阻絕跡於葛氏

惜餘春詞委婉纏綿迴環往復一字一轉一字一波想奈何天裡顛倒情懷青草如愁良宵似歲海棠楊柳與儂共訴相思秋水春山到此空勞盼望至於魂驚玉漏夢妒芳衾人老三更春

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如抽繭如剝蕉曲折頓挫如泣如訴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剗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衾妒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詠數四心好之懷歸出錦錦箋已化為御溝紅葉矣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為風飄去適葛經閨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欲火之而未忍

歸四月前本因恨而成癡今則因癡而益恨矣愁腸雜遝憑誰辨新與舊哉宦娘雖假此以作蹇修而貧恨重泉傷心薄命借題月以攄懷抱情見乎辭矣

言欲急醮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優渥既而告别坐下遺女舄一鈎心頓惡其儇薄因呼（冤哉公子）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辯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吝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溫亦寳之凌晨趨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爲已名益惑之即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嫚適葛聞溫菊（偶偏閒寄）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評褻奪而

挼莎之葛僅睹一兩句蓋即閨門所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爲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可取實夫人恐其迹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遙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僮聞琴自作聲初以爲儕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澁似將效已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攜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爲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爲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爲師夜夜潛伏聽

鬼受業于人人又受業于鬼一琴一箏各

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焉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鑑魑魅翊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視之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泫然曰代作蹇修不為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遂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箏箏已頗能諳之獨此技未有嫡傳重泉猶以為憾惠顧時得聆雅奏傾

得其傳借逕獨新寫來真是好看

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衣裳陰爲君脩合佳偶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㒷惜餘春之俚詞皆妾爲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感拜謝之宮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爲妾再鼓之溫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宮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一披聆宮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受業女命筆爲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别夫妻挽之良苦宮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再世可相聚

分源合派又結一香入緣

映帶有

情願臨生姿

耳因以一卷授温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當懸之卧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兒身受之矣出門遂沒

以琴起以琴結脈絡貫通始終一綫

讀此篇殊不謂良工之歸於温宦娘之力也顧温之感宦娘也以琴而温之琴所以能感宦娘者實得之布衲道人則謂道人為琴師也可謂道人為月老也亦可夫温之受業於布衲已是塵間無對矣初未聞其有所酬也乃永夜之消何與人事即欲求援繫亦已聞言而悵然一曲自彈豈得謂鳳求凰哉無端而

調寄餘春拾得舊箋之句花分綠菊偷來綉閣之香
種種猜疑班班顛倒調他人之琴瑟代薄命之裳衣
雖則設絃操縵自命爲師倘非借鑑照形焉知是鬼
拜門牆者不可謂不誠酬師恩者不可謂不勞矣非
道人之力而誰之力哉君固曲陳其法妾亦盡得其
傳高山流水知音只在黄泉逸響新聲絶調復傳塵
世以受業之高弟轉爲傳鉢之名師繪以小像供以
瓣香可以攄銘心之感可以結再世之緣矣豈第一
彈再鼓借酬蹇修而已哉

逆旅見卷二巧娘 跌坐見卷一蝗人語 勾撥琴譜中指入絃曰勾出絃曰剔食中二指輕撫雙絃而入得一聲曰擽食指出絃曰挑 少選見卷一孤嫁女 猶子見卷五大力將軍

援繫見卷四阿纖 及笄見卷一青鳳 奈何天 春山見卷七鴉頭 秋水見卷二鳳陽士人 漏見卷一妖術 一通按書首尾全曰通後漢書崔實論當世便事数十條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丨置之坐側 醮見卷一陸判 問名見卷三陳雲棲 丹黃唐書陸龜蒙傳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丨丨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陸龜蒙幽居賦序且用丨丨稗說貽于好事 琴操劉向別錄君子因雅琴以致思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按操七到切 蹇修見卷五辛十四娘 異物見卷二嬰寧 脗合集韻丨音而調和也 擊節見卷三林四娘

劉固情癡女亦慧種半價之返其在赤上相戲後乎舌舐紙包

阿繡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託言買扇女子便呼其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遙覷其父他往又詣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故昂之劉不忍爭脫貫逕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女追呼曰反來適僞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劉益感其誠蹈隙輒往由是日熟女問郎君何所以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紙代裹完好

若有意若無意半月劉歸之後與將歸廣甯之先及已歸廣甯之日其情懷悵望亦可想而知矣

已而以舌舐粘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積半月爲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意惓惓不自得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闔戶自撿一過觸類凝思次年復至蓋囊裝甫解即趨女所至則四字闔焉失望而返猶意暫出未復蚤起又赴之扃如故問諸鄰居始知姚原廣甯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以復來神志乖喪居數日怏怏而歸爲之卜婚屢梗母議母怪怒之僕私以曩情告母母益防閑之蓋之途由是遂絕劉忽忽不樂減食廢學母憂思無計

按 住

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加蓋轉寄語舅媒合之舅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廣甯人劉低頭喪志心灰望絕既歸捧篋啜泣而徘徊癡念冀天下有似之者（文生情情生文令人目眩神遠恍惚不可爲象）適媒來艷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怪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直是無訛劉大動疑因僦居東鄰細詰其家爲李氏反復凝念天下甯有加此相似者耶居之數日莫可夤緣惟目眈眈伺候於其門以冀女郎復出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郎

反身掩扉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乃入劉喜極但不能解凝想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畧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眞阿繡也因而大慟

本非阿繡偏說是眞阿繡

涕墮如綆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所以慰藉之良殷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已何意復有今夕顧卿何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女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其教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袴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聞卿已字

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爲婚姻此或舅氏託言以絶君望耳既就枕席款接之懽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牆而去劉自是如復之初念悉忘而旅居半月絶不言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燭猶明窺之望見阿繡大駭不敢詰主且訪市肆始反而詰劉曰夜與往還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鬼狐之藪公子亦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爲而至於此劉始覥然曰西鄰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最審東鄰止一孤媼西家一子尙幼別無密

咸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尙未易者且其

辨入毫芒不以皮相

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渦不如阿繡美劉反覆回思乃大懼曰且爲奈何僕謀俟其來操兵入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此夙分耳言未已僕排闥驟入女呵曰可棄而兵速具酒與主人言別僕自投其刃若或奪焉劉益恐强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謂劉曰悉君心事方且圖效綿薄何勞伏戎妾

此等若非怪人乃自怪也

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之君視之猶否耶劉身毛俱豎默不得語女聽漏三催把琖一呷起曰我且去待花燭

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轉身遂杳劉信狐言遷如益怨舅之誣已也亦不舍於其家寓近姚氏託媒自通啗以重賂姚妻言小郎爲覓壻於廣寧若翁以是故去就否豈不可知須彼旋時方可作計較劉聞之徊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以訛傳自解又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爲偵者所擄以劉文弱疎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一女子蓬鬢垢耳步履蹉跌劉馳過之女子呼曰馬上劉郎非乎劉停鞭審顧益阿纖也心仍訝其爲狐曰汝

本真阿纖偏說

眞阿繡耶女問何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眞阿繡非贋冐者父攜妾自廣甯歸遭變被虜授馬屢墮忽一女子握腕趣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駛苦不能從百步而屣屢褪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是狐感之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其叔爲擇壻於方氏未委禽而亂適作劉始知舅言非妄攜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而入述所自來母亦喜爲之盥濯既竟容光煥發益喜曰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遂設

裀褥使從巳宿又遣人赴益寓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劉藏篋舊封儼然有粉一函啟之化爲赤土異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郎任衰包裹更不審及眞僞故以此相戲耳方笑嬉間一人搴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蹇修矣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首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渺矣夫妻感其義爲位於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酒

臭熏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

及辨其兩頰肥瘦矣

頰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能辨也已而闔扉相狎俄有叩關者女起笑曰君亦相皮者也劉不解趨啟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相狐曰我

不願見其愧心與其忌心與

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即刻意效之妹子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年而後成然終不及也今已隔世自謂過

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兩人誠意故時一相過今且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繡歸寧來常數日不去家人皆懼避之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瑁簪數寸長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某所不然頭痛大作勿悔天明果於某所得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裝束以嚇家人亦屢效焉

本以廣阿繡故真

阿繡今轉以真阿繡效廣阿繡作結文心矯變乃爾

阿繡已字廣甯人誠絕望矣不如益而如復亦不過冀天下自似之者耳乃不謂天下竟有如此相似者

牆上小語細視眞阿繡也袍袴猶昔問訊眞阿繡也
如復之初念悉忘又豈或有如葢之轉念乎乃竊見
阿繡者且大駭也明明阿繡而乃詰其何人詰其何
爲而至於此也且謂不如阿繡美而阿繡成鬼魅矣
阿繡而自謂非阿繡又自謂不亞阿繡而欲較優劣
於阿繡綿薄自效消息潛通是沮其如復之初念者
此阿繡也導其如葢之轉念者此阿繡也導其如葢
而間警而遇亂而被擄而溢馬亡去者此阿繡也乃
導劉至海州界者一阿繡蓬鬢垢耳步履蹉跌呼馬

上劉郎者又一阿繡見眞阿繡而疑其爲贋阿繡自辨非贋冒阿繡而此一阿繡乃眞雜貨肆中之阿繡矣顧此一阿繡者來自廣甯歸途被虜而握腕趣遁健步若駛者一阿繡也若不能從百步而屣屢褪者又一阿繡也愛汝者將至阿繡別矣阿繡歸矣函封亦土盜始發覺此時笑嬉之阿繡誰復計其眞耶贋耶不意搴簾人者又一阿繡也不惟母及家人不能辨識其眞阿繡贋阿繡即眞阿繡又豈能斥其爲贋阿繡哉注目移時猶是僕人不如阿繡美之一言耳

照鏡赧然無意予癡兒旋夢不忘此阿繡也貽過

姊未知狐姊即卿捧頰而皮相之以贗作真以不及爲過其醉耶其相皮而不能辨耶究之似阿繡者愧不如阿繡冒阿繡者不願見阿繡乃知學之而得其貌者終不及學之得其神者也然學有淵源終非效顰者比故以似阿繡者代真阿繡而阿繡神且以真阿繡者效贗阿繡而阿繡益神

折閱（揚子）良賈不爲｜｜不市（注）｜｜謂損其所買物價也　武見卷一武陵判　扃見卷一嬌娜

事不諧矣見卷七八大王糟糠之妻注　醮見卷一醮陵判　排闥見卷二巧娘

綿薄見卷一　漏見卷一　花燭見卷二　小郎[按]嫂謂叔
青鳳　　　　妖術　　　蓮香　　　曰丨丨○
[世說]王夷甫妻郭氏貪鄙令婢擔糞夷甫弟澄諫之
郭大怒曰夫人臨終以丨丨屬新婦不以新婦屬丨
丨趣裝見卷一　偵見卷二　贗[正韻]贗音雁與偐同
嬌娜　　　　蓮香　　　僞也亦作雁○[按]韓
非子[說林]齊人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雁　委禽見卷一
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眞也字本此　　阿寶
蹇修見卷五莘　桑中逃見卷三皮相[高士傳]披裘公
十四娘　　　　陳雲棲　　者吳人也延陵
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曰
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問其姓名曰吾子皮
相之士何足以語姓名也　西王母見卷七
翟仙

小翠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臥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

大於猫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去視之非猫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為侍御生一子元豐絶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為婚王憂之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為婦視其女嫣然展笑眞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與議聘金曰是從我糠覈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厦役婢僕厭膏粱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直乎夫人悅優厚之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事宜謹

敷語○轉折跌宕

我大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鄉里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卽奩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聞拾得貧賤家兒作新婦共笑姍之見女皆驚羣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而女殊懽笑不爲嫌第善謔刺布作圓蹋蹴爲笑着小皮靴蹴去數十步紿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礮然來直中面

目女與婢俱斂迹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

石始伏而啼王以狀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惟俛首微

以上寫其目 韋憨跳若惟恐人之不盡知者覘其不

笑以手刓牀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

瞿亦 不言可知

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弄帶不懼亦不言

畧露不恒

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

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撲衣上

塵拭眼淚摩挲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闔

裝霸王裝、沙漠人妝、虞美人裝、王昭君由漸而入

戶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已乃艷服束細腰扮虞

皆為下飾家妝飾虞候頃作也步

美人寳裝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丁縷縷然

絕大智謀而出之以兒戲令人莫測可與韓非子過書舉燭事並觀而敘次作葫蘆提語尤妙

老賊中吾計矣如此

喧笑一室日以爲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卽微聞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相能時值三年大計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爲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冢宰狀剪素絲作濃髭又以靑衣飾兩婢爲虞候竊跨廐馬而出戲云（此則匪夷所思矣帝也天也）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卽又以鞭撻從人言曰我（神乎仙乎）謁侍御王甯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悞以爲眞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爲子婦之戲怒甚謂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

彳忿任少改只合笑且合拍掌大笑
給諫為鬼為蜮限獅冠矣不料閨中有多運奇謀於幃幄之中玩孺子於股掌之上機心人適自禍耳焉能禍人

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憨笑並不置詞（言）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懊怨終夜不寢時冢宰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偽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為真屢偵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問曰昨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慚顏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驩公（猶未已也姊）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喜應之）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誤投給諫給諫大喜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

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憒將行忽見公子衮衣

（○從○何○處○著○想○從○）

（○何○處○設○法○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單○刀○匹○馬○斬○將○而○歸）

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駭已笑撫之脫其服

冕襆之而去公急出則客去已遠聞其故驚顏如土大

哭曰此禍水也指目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

（○是○得○意○若○曰○翁○無○恐○彼）

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而告曰翁無

（○中○吾○計○矣○刀○鋸○久○矣○餅○彼○自○致○之○豈○能○貽○害○及○親○翁○若○）

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

（○此○是○欲○壞○汝○萬○年○長○城○耶）

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給諫歸果抗疏揭王

不軌衮冕作據上驚驗之其旒冕乃粱藍心所製袍則

（可○悟○用○人○妙○術○）

敗布黃袱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憨狀可掬笑

日事戲笑信之鄰里達之朝廷方知前此費了多少苦心用了多少苦力仍作葫蘆提語粧癡粧顛是生平得意之筆

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紿諫又訟公家有妖人法司嚴詰臧獲並言無他惟顛婦癡兒日事戲笑鄰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紿諫充雲南軍王由是奇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無何公擢京卿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嘗有所私夫人舁榻去囑公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母曰借榻去悍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又慣掐人股裏夫人婢無不粲然夫人訶拍令去一日

戲笑工夫火候至此全效

自是得意止不

堪為俗人言

觀小翠之所行可謂從容有度矣當夫婦成禮之後其翁姑固嘗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者爾時即用甕蒸衾蒙之術胡不可也乃不以為嫌而反給之裝之若惟恐其癡之不甚者癡不可

女浴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熱湯於甕解其袍袴與婢扶入之公子覺蒸悶大呼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啟視已死女坦笑不驚曳置牀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足加腹而不知抱股裡而不知刑此癡兒棄之可也易之可也）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囅然曰如此癡兒不如無有夫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譟間一婢告曰公子呻矣夫人輟涕撫之則氣息休休而大汗浸淫沾浹裀褥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夫人以其言不癡大異

用而可用
視乎用之
之人耳用
我之癡啓
彼之疑用
我之癡致
彼之誣談
笑之間雄
兵已却高
鳥盡良弓
藏夫而後
癡見可無
有矣鄉使
驟化癡顛
急調琴瑟
敵勢方感
何以破之
是曩恩終

之擕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癡大喜如獲異寶乃還婢故
○或問女有此奇術○何不早用○此時應之曰○以王給○諫思
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
虛設自此癡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焉年餘
中○傷故遂遲我數年琴○瑟
公為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罣悞舊有廣西中丞所
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
墮碎慙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
前○此○目○受○譏○罵○且○至○于○撻○以○至○
罵女忿而出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
○于○斧○門○至○于○首○碎皆不肯○去今乃不可以暫止乎[illegible]
何遂不少存面目實與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
○想已酬宿願將○了死不作繭必至悞人宗嗣計及此
刧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

未報宿願仍難了也失手碎玉瓶有所藉口而飄然以去急流勇退小翠有焉卽謂墮瓶爲脫身之計可也

報曩恩了宿願耳身受唾罵擢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卽

可以○行矣託故而去○爲○緣○絶○此○情○緣○不○圖○畫○像○當○嬲○

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可以暫止乎盛氣而出追之

○賡○留○一○把○以○此○聲○聲○未○能○想○然○其○君○子覩于他○日之

已杳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睹其賸粉遺

復○止園亭故園變像殷勤娶婦化貌戀思而信小翠○之盛氣而○出假也非眞也○

斂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悴公大憂急爲膠續以

解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小翠像日夜澆禱其下幾

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皎村外有公家亭園騎

馬經牆外過聞笑聲停轡使廄卒捉鞚登鞍以望則二

○澆○禱○有○靈○書○像○活○

女郎遊戲其中雲月昏濛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

婢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

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冐認物産
耶紅衣者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音酷類小翠
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既而紅衣
人來果翠也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
瘦骨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
但無顏復見家門今與大姊遊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因
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遣僕奔白夫
人夫人驚起駕肩輿而往啟鑰入亭女趨下迎拜夫人
捉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偕

變眉目而焚圖覩爭憐妬寵至卧病時不皆相見以為他日相思之地者其用情孰得孰失孰深孰淺

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寂謀以多人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兩婢朝夕相從不能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悉如其言託公子養病園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迥若兩人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疇昔矣公子曰今日美則美然較昔則似不如女曰意妾老矣公子曰二十餘歲人何得速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姑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實

思○深○慮○遠○可○不○謂○賢○乎○

焚○得○乾○頗○勝○然○無○異○矣

觀○于○此○言○可○以○知○前○日○之○去○非○眞○忿○也

不能産育恐悞君宗嗣請娶婦於家旦晚奉翁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吉期將至女爲新人製衣履賫送母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已不知所在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暫歸寧留此貽公子展巾則結玉玦一枚心已知其不返遂攜婢俱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覿故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寄愛于想深情無盡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

造之福者顧失聲於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狐來避劫亦其常耳卒女登門自請爲癡兒婦其圖報抑何厚也女寓點於懽伏警於戲使欲甘心我者自設阱而自陷之可不謂神乎況癡兒入甕換骨脫胎不惟再造吾家亦且克昌厥後矣奈何以玉瓶之碎唾罵交加藐茲斗筲安可片刻止乎小像尙存郎心未死二年來一把瘦骨差可以修目前之因耳豈澆禱有靈遂不嫌被人驅逐之羞而爲此邂逅耶嫁

衣代作玉玦留貽化笑貌於新人慰懷思於後日者一

小翠者其仙而多情者耶抑多情而仙者也

禍水〔飛燕外傳〕成帝披香博士淖方城教授宮中見飛燕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赤族楊雄解嘲一將赤吾之族兮

滅口〔晉書〕宣帝初辭魏武之命托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見之張后懼事洩乃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

抵死不作繭〔朝野僉載〕文皇戲謂王顯曰卿抵死不作繭及文皇登極顯奏曰今日得作繭耶帝曰卿無貴相非爲卿惜也曰一朝夕死足矣帝與三品服果卒

破甑〔郭林宗別傳〕鉅鹿孟敏客居太原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破之徑去不顧林宗見而異之曰甑可惜何以不顧孟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令讀書遂知名

總角見卷四白秋練

嫣然見卷二嬰寧

慷覈見卷十六青梅

豈賣菜也而索直

乎未詳疑卽用續幽怪錄韋固事見卷六毛狐月老注
笑姍見卷四瑞雲
不相能見卷三曾友于
大計吏周禮天官小宰以大計弊羣吏之治注弊斷也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也
虞侯見號脫宋史注宋時在官祗應人役也
債見卷二蓮香
藏獲司馬遷報任安書丨丨婢妾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注晉灼日敗敵所被虜爲奴隸也韋昭日羌人以婢爲妻生子日丨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日丨○楊子方言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日臧罵婢日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丨女而婦奴謂之丨○〔按服虔通俗文日古無奴婢就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人爲官奴婢逃亡獲得爲奴婢亦似近理因附識之
异見卷一嬌娜
奚然見卷種梨
囅然見卷一青壁
形影傳元歌君如影兮隨形姿如水兮浮萍
擢髮不足以數見卷五續黃粱
膠續合璧事類漢武帝時西海獻膠帝弦絕以膠續之終日射不斷

命定有非
人力所能

帝大悅名綠絲縢以寘血絲之也今取爲綠絲之喩
宋陶穀使江南燏彼秦若蘭何琵琶錄書相思調
知音少待得鸞丨
丨斷絃是何年
玦荀子絕人以丨反絕以環○儀
禮疏逐臣待命于境得環則還
得丨則去取訣絕之
義○瑕半環曰丨
再造見卷一
紅玉

細柳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腰嬝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閱人甚多但言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丫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顧久而不就亦吾命也

接○物○待○人○之○道○不○當○如○是耶

以○人、勝○天○惟○力○學○修○身○積○德○及○處○倫○常○間○事○可

為者君父卽天也惟君父之命是聽卽聽天命矣可知命之旣定卽精相人書亦屬無益

令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

以言之若尋常處境以至畢生功名富貴壽算皆有命焉不可強而爲之也

細柳之名委禽焉旣醮夫妻甚得生前室有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寧福輒號啼從之呵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命名之義荅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於女紅疎略常不留

此則皆從讀相人書得來

意而於畝之東南稅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置無顧待妾自爲之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日生赴鄰村飲適有追逋賦者打門而誶遣奴慰之弗去乃趣僮召生

歸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始知慧女若癡男耶女聞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不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經紀彌勤每先一年即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淩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

或謂母之虐怙也更壽於福怙所出也其分則然也同是賤之

里有喪者以倍貲贖諸其門生利而謀諸女女不可問其故不語再問之熒熒欲涕（我心傷悲不可以告人）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童僕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謗之一日生如友人飲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幸衣衾皆所昔備里中始共服細娘智（以上言細娘之智此以下言細娘之德）福年十歲始學為文父既歿嬌惰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遨譙訶不改繼以夏楚而頑冥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亦所以遂其願）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可更若衣便與僮僕共操

乎窺細柳也福之過不過嬌惰不肯讀而已願從牧兒遨即以牧見苦之知牧之苦則必知讀之樂故悔之之道至之食而止若怙者目心浮蕩就溺於邪不快所欲不已也不受大創不已

作不然鞭打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

置不聞

器與諸奴啖饘粥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身

固是權術然而一身何避時淚濕衣矜矣　此置

向壁置不聞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去殘秋向盡體無衣

之死地而後生之妙法也

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者

隱忍受謗此則從十三經廿二史中得來非抑人書

皆引細娘爲戒嘖有煩言女亦稍稍聞之而漠不爲意

所有也　任之逃妙

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問積數月乞

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鄰媼往白母女曰若能

受百杖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入痛哭願受杖

悔則不杖妙

母問今知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

也以三十金縱其私以一鋌金挫其志使知烟花中無可樂無可戀則蕩心死而愧心生合而觀之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彼賢母心中豈有前子自出之見哉

家再犯不宥（牧豕妙）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不聽復讀更妙）鄰嫗慫恿之始納焉濯膚授衣令與弟怙同師勤身銳慮大（鄰嫗慫恿始納不忍之忍忍而不忍細娘心細細）異往昔（娘心碎矣）三年游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怙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怙遊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欲耕寧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前日警示忍此時非市）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恩）怙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貲使學負販怙淫賭入手喪敗詭托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

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探察之怙行稍斂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諸賈入洛實借遠游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為之具裝末又以鋌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忻忻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娅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橐初不以空匱為慮及取而斫之

則僞金耳大駭失色李媼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自
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姬念夙好不即絕之俄有二

有此妄想益彰付僞金之所以死

人握索入縶頸頸驚懼不知所爲哀問其故則姬已

其蕩心者神算真不可測

竊僞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容置詞梏掠幾死收獄中
又無資斧大爲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苟延餘息初怙之
行也母謂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汝至洛我事煩恐忽

其悲也與退身向壁時同

忘之福請所謂黯然欲悲不敢復請而退廿日而問之

相提並論字字心血字字金石復之亦泣數行

歎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
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簟而人不知

耳因泣下福侍立敬聽不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
不死故授之償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絏矣中丞待
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

此○此○二○語○費○盡○無○限○心○煞○流○出○無○限○眼淚○

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已三日矣卽獄中而望之恬奄
然面目如鬼見兄涕不敢仰福亦哭時福爲中丞所契
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爲恬兄急釋恬至家猶恐

但○以○願○遂○羞○之○不○復○問○其○知○悔○

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願遂耶恬零涕不敢復作聲

乃○益○信○償金之得力○不少也

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
勤卽偶惰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

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兒母聞而喜并力質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弟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竊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衣妝樸素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爲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蓑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而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

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閫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細柳誠智矣誠細心矣顧其理家政於高之在生與其備衣棺於高之將死亦奚足異所難者其教子耳福非前失之遺孤而女撫養周至者乎十歲兒有何知識譙訶不敀夏楚不敀便自以為繼毋也者而隱忍之姑聽之博慈愛之名避殘忍之謗雖曰生之實死之耳不令其到山窮水盡時必不知悔令其知我之所以處之者只此欲其知悔之心則且有所恃而

終不肯悔夫至於必求其悔而又不使其知我所以求其知悔之心則必體無衣足無履縮頭如丐見者皆憐而嘖有煩言矣冒不題之名使人皆謂我忍而甘自居於忍至逃去不問乞食又不問即欲不歸將焉往乎顧杖則來不顧則去悔而哭哭而受且請復讀皆使披肝瀝膽自達悃忱此其器識何如力量何如猥浮枕簟而人不知古聖賢遭疑謗而處之不失其常者吾於此有會心焉

溝瘠說苑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黑
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

心符〔清異錄〕茶州長史于義方著黑心符一卷錄以傳後黑心符者繼婦之德名也　蘆花〔唐類
函〕閔損爲後母所苦衣以蘆花父知欲出
之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一邱貉〔漢書
楊惲傳〕古與今如丨丨
丨丨丨注言其同類也　問名見卷一陳雲棲　人勝天〔逸周書〕兵強勝
人丨強丨丨〔文林道背心錄〕
天以直勝人丨以巧丨丨　名士見卷二阿寶　委禽見卷二阿
贊　醮見卷一陸判　女紅見卷二嬰寧　淩波見卷八西湖主　夏楚見卷二張誠
敗絮見卷五續黃粱　記姓名〔史記項羽紀〕書足以丨丨丨而已　濤瘠〔說苑〕晉子者天
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則不免爲
丨中之丨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膝
行見卷一畫皮　巨萬見卷四白秋練　矯枉過正〔南史王琨傳〕琨避諱過甚父名懌母
名恭心並不得犯
時咸謂丨丨丨丨　表表見阿七阿英　錚錚〔後漢劉盆子傳〕光武曰卿所謂

心術德行感通仙人示之以未來授之以靈藥可謂兩全矣然而終天有期愛日難

鐵巾丨丨庸中佼佼者

鍾生

鍾慶餘遼東名士也應南鄉擧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塲後至趵突泉適相値年六十餘鬚長過胸皤然道人也集問災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之於衆中見生忻與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登閣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唯唯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擧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鍾性至孝聞之涕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以往一

衆中豈無福命至厚者而與生握手則心術德行之難可知

已即過此以往一榜亦不可得奚足計哉驢忽反奔以此捷高科即以此增母壽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主者又何力焉蛙化壯驢彌天禍降而鸞膠之續已在中州以亡命而得好逑固舅

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不可復爲人貴爲卿
相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
以九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塲畢而
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匆匆而去神志喪失因計終
抱終天之恨者不敢卒讀
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攜僕貰驢即刻
驢也非驢也亦非道人且非王者也其故
東邁驅里許驢忽反奔鞭之不馴控之則蹶生無計躁
仍當問之生
汗如雨僕勸止之生不聽又貰他驢亦如之日已銜山
莫知爲計僕又勸曰明日即完塲矣何爭此一朝夕乎
請即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草竣事

之慈悲而窮於術而生死人肉白骨安知其有大慈悲誘其衷耶竹木代死易橫折而耄耋之猶足盛德所致耳舅何力焉丈人又何力焉

立時遂發不遑啜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惙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搨泣泣母搖手止之執手喜曰適夢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稽爾生平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數日果平健如故未幾聞捷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忻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詣其預卿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耄耋足矣君前身與我爲僧侶以石投犬悞斃一蛙今已投生爲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今孝德

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爲婦不貞
數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其所偶恐歲後瑤臺傾也
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
囑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鍾舅令於
西江舟遣往省郎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
一村值臨河優戲女士甚雜方欲整轡趨過有一失勒
牡驢隨之而行致騍蹶趹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
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媼抱坐堤上驢冲過扈從
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騍絕馳頓憶

以女救人叟之謀於此創見謂非天誘其

道士言極力遹東南約二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方姓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即寄居此間當使徼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爲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爲力此眞愛莫助之矣生哀不已叟籌思曰不可爲也請過宵聽其緩急倘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枕次日偵聽則已行牒譏察收藏者棄市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叩扉入少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鰥對（叟非常人所謂解星也）叟喜曰吾謀濟矣問之答云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

且吾謀濟而復藉手於必合有計之人此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者

世遺右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帚如何生喜符
道士之言而又冀覲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
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郎此為君謀也
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卺後自與甥女籌
之必合有計生益喜賫焉女十六歲艷絕無雙生每對
之欷歔女云妾自陋何遂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
相耦為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怨舅乃非
人此彌天之禍不可為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窞生
舅也非舅也亦非姪子且非丈人也此其故仍
長跽曰此小生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

當問之生

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寘倘得再生奇花供養有日耳女歎曰事已至此復何辭然父自削髮招提見女之愛已絕無已則往哀之恐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氈編厚作護膝各以隱着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路拘折絕險不復可乘下輿女跬步甚艱生挽臂曳扶竭蹶始得上達不遠即見山門其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為某故遂使卿罹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倘未是苦困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

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僮執拂侍之方丈中掃除光潔而座前悉布沙礫密如星宿女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從諸其後僧開目一瞻即復合去女叅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壻來僧久之啟視曰妮子大累人即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石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騾來未女荅言未曰未妻即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既歸謹如其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詑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更囑瘞祭

以杖代死苟極者僧力能

以解竹木之冤生覩之斷處有血痕焉乃殮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爲○之○尚○鳴○嗟○絮○以解○其○冤○況○乎非竹○木○之可比者○而乃殮絹哉○

趵突泉[方輿勝覽]齊東南黑水灣會于濁馬厓自此厓而北五十里有泉湧出名曰趵突泉

君[晉王徽之傳]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奉箕帚見卷二嬰寧

弱息注

名士見卷二阿寶

終天見卷一考城隍天年注

賜壽一紀[書畢命]既歷三紀注十二年爲一丨

無恙見卷二珠兒

瑤臺傾[劉禹錫傷往賦]寶瑟僵兮絃柱絕丨丨兮鏡奩空

識見卷三香玉

偵見卷二香玉

挂錫大智論菩薩多用錫杖○[釋氏要覽]比邱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堂中不得著地必挂于壁故游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丨丨也

丈人見卷六狐妾

合卺見卷一嬌娜

聱見卷二蓮香

坎窞[易坎]入于丨丨窞坎

中小坎也生死人而肉白骨見卷六花姑子香花供養金剛經在在處處皆當供養以諸花香而散其處招提見卷一畫壁蘭若注蘭若畫壁見卷一趺坐見卷一瞳人語方丈高僧傳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云丨丨狼狽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夢狼

翁夢其子丁實導一丈若口若是其作也不如白丁之爲愈也殆深哀之矣

白翁直隸人長子甲筮仕南服二年道遠苦無耗適有瓜葛丁姓造謁翁以其久不至款之丁素走無常談次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既別後數日翁方臥見丁復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闕

巨狼當道則不狼者無路可通而狼者且引類呼朋而並進矣至堂上堂下坐臥皆狼墀中白骨何可數

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間君家甥也時翁有姊子爲晉令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爲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冠豸繡坐堂上戟幢行列無人可通（無人可喝才是風憲）丁曳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遠得無亦願見之否翁諾少間至一第丁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門以內不問可知）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如山之白骨不過飽群狼數月）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銜死人入（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爲者甲曰聊充庖廚翁急止之

計予堂內所衣皆巨狼銜求之死人皮也所食皆巨狼銜來之死人肉也未嘗不揚揚自鳴得意以爲祿能養親也以爲祿可遺後也設有不安於是而欲舍之以去者狼且羣焉阻之必令

（循有年心群狼阻之後之進退無主是狼使滿）
心怔忡不甯辭欲出而羣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
（遇有倘害群狼逃避紛紛作狀敬是狼怕情）
諸狼紛然嗥避或竄牀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
（雖曰猛于虎猶幸有金用倫之縻索恐之巨錘敲）
有兩金甲猛士努目入出黑索索甲甲仆地化爲虎牙
（之利劍梟之亦將以充庖厨如法而炮治之）
齒巉巉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
年四月間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錘錘齒齒零落墮
地虎大吼聲震山岳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心異之遣
人招丁丁辭不至翁乃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戒哀切
既至見兄門齒盡脫駭而問之則醉中墜馬所折考其
（何嘗不有一隙之明奈）
時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變色爲間曰此

其進退無所依據而乃止狼之性狼之技固如是耳顧狼無有不畏豕觸者以豕能去邪也狼無有不假虎威首以虎好咥人也堂上有虎狼乃敢肆其貪毒耳虎失其威即皆嗥避伏竄穴

幻夢之適符耳何足怪時方賂當路者得首薦故不以妖夢爲意弟居數日見其蠹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復令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悉以告翁翁聞之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次年報甲以薦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欷歔伏枕託疾不見一客未幾聞子歸途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

梏亡已久爲間則茅塞之矣

日關竅淵源枝受不煩口講指

畫偏能入耳會心胸目青勝于藍淡寀子水好官偏

天下小民無噍類矣

敲齒而去狼豈復有衛虎之心哉獨怪耽耽者牿亡之後亦有人畜之明乃一轉念間謂妖夢不足以踐方且捷足先登自謂得計仕途闒冗數語揭萬姓之膏腴博上臺之喜悅傳來心法

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尉藉翁者咸以爲道路之訛而翁殊深信不疑刻日爲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即遇寇甲傾裝以獻之（曰殺汝裝將焉往）諸寇曰我等之來爲一邑之民洩寃憤耳甯專爲此哉（生死之權在百姓不在上台百姓然後是死斷）遂抉其首又問家人有司大成者誰是司故甲腹心助（媚上臺何術能解百姓怨也）桀爲虐者家人共指之賊亦抉之更有蠹役四人引聚（是門前當道皆是堂上堂下坐者臥）歛臣也將攜入都並搜抉訖始分貲入囊鶩馳而去甲（者）魂伏道旁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報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凶慘

流毒無窮卽令乃翁皆若白翁斷頭可續而自顧其後不齒於人以視蟬冠豸繡矣啻霄壤哉

宜續其頭卽有一人掇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領可也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收其尸見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飮但寄旅邸貧不能歸半年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用雖復生而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翁姊子有政聲是年行取爲御史悉符所夢

人○而○之○不○同○如○其○

有○此異相令

人不○敢仰視

異史氏曰竊歎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卽官不爲虎而吏且將爲狼況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甦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通牧令之署者何人 哉雍役耳囊書耳納賄關說之
徒耳獬豸在堂豺狼 避道自無人可通矣行取內臺
復何愧

簪仕左傳閔元年畢萬ㄧㄧ于晉 瓜葛見卷二走無
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婴帝
常見卷二蟬冠豸繡漢官儀制侍中惠文冠附蟬爲
張誠 文貂尾爲飾注蟬取居高飲潔
貂取居勁外溫○御史衣豸 金 見卷一梟其首見
繡蟹豸獸名一角能觸邪 用畫壁 卷
二一畫闕說見卷五嘗兆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助桀
皮 說仇九娘 之注兆塋墓界域也
爲虐見卷三猛於虎禮記檀弓孔子曰
香玉 苛政ㄧㄧ也
天宮

不儀容脩美何能得到天宮恭權奸之創造天宮原以待儀容修美者耳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脩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冽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臥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酷類墳冢大驚疑為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溲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麵餅鴨臛使捫索而啖之黑

眞類墳冢 眞同鬼迷

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處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炙不知口處常常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

知確柜則恐無地

剎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爲爾俗中人多言喜泄

不真密則致於滅地之羅剎地獄有其过之無非及

也 何嘗不欲爲其入遮羞

故不欲形色相見且暗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遊天宮便即爲别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郎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畫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眩目頭上明珠翹顫四垂地下皆設梅燭

裩底背照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由膝女令婢扶

寫其人○出醜盡矣

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覿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愧如容自贖願收為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室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不言僞醉眠榻上推之不動女使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曰個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牀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

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府快
闊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
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燈
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薦錦氈尺許厚
郭解屨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謂
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言
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

權豪奢侈一語寫足

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荅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
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

貴尊行嫌曰勿問郎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知其確耗恐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此為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將糞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請以卮酒為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為愛女不許贈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琖既盡忽亦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亦不得出極力轉側暈墮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裹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略見牀櫺始知為己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

含糊極妙

竊聞以告知交莫有知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拆視則湖綿雜香屑爲之函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知此雖然此事亦宜慎密洩之族矣有巫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絶似（以理測之定是此家）嚴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攜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雞奴蹀躞履綴明珠非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顧淫籌一擲金屋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爲茂草空牀傷意暗燭銷魂含顰玉臺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邱臺上路入

天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僊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登徒子非能好色者一快淫私遂顛而之他棄如敝屣此固明珠十斛求之者焉得不朋抱琵琶哉以地獄之餓鬼冒洞府之仙人摸索暗中誰能忍此特不解丹至精士誰實爲之祿萬溫厚誰實實之僊楚縱不知羞豈甘自闢桃源讓漁郎泛棹乎聞京師宣武門外繩匠胡同某第爲嚴東樓故宅有地道深邃不可究極今已掩之權奸所爲固不可測而適以此貽

帷薄之羞亦奇矣乃不惟瀆過洞府亦且徑入天官巨燭高燒八珍羅列致仙人靚面箇不文男子請爲汲繭不二之臣流蘇帳中共期永好情田自彼闢之自彼荒之倩人代耕於女何足深責乎此三月中奸雄方且奪人婦女逞其淫欲擅作威福顧盼自雄初不料其身未及死早已他人入室明珠香被專爲入作嫁衣裳也悲夫

鴨臛（廣志）晨鳧肥而耐寒宜爲臛

暗摸索（世說）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許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

長門（漢武故事）后因妒廢居長門宮以黃金百斤奉司馬

相如作長門賦以悟上復得親幸○帝為膠東王年数歲長公主抱間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問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以｜｜貯之後立為

貪灸不知口處

姮娥羅刹見卷六羅刹海市

天堂地獄見卷四龍飛相公

流蘇見卷二羅刹海市

漏見卷一妖術

清貫見卷四阿纖

蕢除左傳昭三年張趯謂太叔曰自子之歸小人｜｜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注｜｜埽除也

賈后晉書惠帝后賈氏名南風荒淫放恣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卜師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于是隨去上車下帷內麓箱中行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麓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臨出贈此衆物德者聞其形狀知是｜｜慙笑而去時

他人人者多死惟此小
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
嚴東樓名世蕃嵩之次子活籌嚴世蕃吐
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婦口已巧就謂之香唾
壺及籍沒時郡司奉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
無数袖其一出以眎衆有識者曰此穢巾也每唾壺
與婦人合輙棄其一終歲数之爲一一焉見情史
見情田鞠爲茂草晉王國寶傳論混暗識于心鏡開
上險路于一一〇詩小雅一一一一
糟邱臺見卷二溫柔鄉見卷三傖楚之帷薄晉陽秋
酒友樂仲吳人罵
楚人曰傖傖賤稱也〇賈誼治安策大臣坐汙
亂者曰帷薄不修注帷幔也薄與箔同簾也

寃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詼謔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
鄰人之妻覩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風雅妙麗若我

一語取禍

求凰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君圖之朱笑

（此何事而乃以供一時之謔）

曰諾臾月餘鄰人出責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

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謔之辭以此疑朱捕至百

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搒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

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寃死

（此言此心可對天地）

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

（質鬼神能感動周將軍以此）

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實不之知也問

何憑答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

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待

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卽不與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次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憒憒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頹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動卽便誅却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名則宮標也搒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知

嘗與寅好言盛明之世教養之法浹洽於民親民之官所得與民興利剔弊者訟獄其首務也與

其計負而歸意腰橐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鞫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騭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汚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人興訟則數農失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故之細哉余嘗謂爲官者不濫受詞訟卽是盛德且非重

史氏培陰隲滅天理二言最定發入深省陰隲之培非必不刑一人之爲培當其罪而不妄刑之爲培天理之滅非必肆貪枉法之爲滅蔽於人而不能察亦爲滅所言切中時弊字字金石

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鄰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鼠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爲憑定而已無用全入祇須兩造咎杖立加葛藤恐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或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肯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朦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牀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寃魂伸頸延息以望救拔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

願賢有司三復此言

惜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復何堪况且無辜之干連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需索皆祖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門如陷湯火早結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似恐犴狴之不遽飽而故假之以歲時也者雖非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興訟者以

其全才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辦帶一名於紙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入跪亦跪狀若鳥集入出亦出還同係縶而究之官門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衹是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投到時畧一審詰當逐逐之不當逐芟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此又何必桁楊刀鋸能殺人哉

逞一時之戲謔懽罄身之慘禍[illegible][illegible]悚讙其害可勝

言哉獨怪儼然爲民父母者借彼諓辭定斯疑獄予以極刑之慘加以不節之名絕少端倪憑何判斷至殺夫圖娶生雖自供而兇具既須追求傷痕尤當比對縱謂血衣可證亦既搜諸其家而不可得矣何以押之歸告其母母泣入室且至移時而乃取衣出付乎即不暇究其衣之藏於何所而是否死者之衣並殺之而藏其衣者何故死者之屍父復有血衣者何故是亦不可以思乎又況事隔多日血痕之新舊一望可知乃憒憒登堂罔窺疑竇誣人大辟轉眴臨刑

藉非聖帝明威周將軍擒來正犯則戲言者死殺人者生李代桃僵焉用此爲民父母者哉然而宰固可誅生亦自取彼佻達喜恢諧者即願受搒掠甘誣伏奈何以一刀之割孝敬高堂也

求凰見卷二嬰寧　**五毒**〔後漢隗囂傳〕王莽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醇醯裂以丨丨〔注〕莽以葦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薶之○〔又明史〕丨丨者全刑也曰械曰鐐曰棍曰拶曰夾棍　**慮囚**〔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掌折獄詳刑凡繫囚五日一慮○〔按〕慮音錄　**周將軍**彭宗古閱帝外編周倉平陸人有勇力板助虬髯儀容甚偉初爲黃山張寶將自恨事非其主遇帝於臥牛山翻然曰匹夫失所依今遇將軍如雲霧而覩青天願步隨雖萬里不辭也遂從帝於獨

行之際當麗悳乘小舡欲還仁營倉深知水性驅大舡而來撞翻小舡跳入水中生擒悳上其驍勇如此
後呂蒙冦麥城死之明神宗封武烈侯 鵞鴨之爭〔杜甫詩〕不教丨丨惱比鄰 雀鼠之
忿詩召南 兩造見卷一成仙 葛藤立斷〔趙元詩〕新開一徑通蘭若斬盡清涼舊丨
丨 神明宰見卷二嬰宰 潤筆隋書鄭澤拜爵國公高顯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丨丨 株累見卷五大力將軍 谿壑〔晉語〕叔魚生其毋視之曰是虎
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丨丨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 睚眦見卷五續黃粱 懷璧〔左傳〕桓十
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丨丨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 桁
楊〔莊子〕在宥丨丨者相權也刑戮者相望也〔注〕木在足曰械大械曰桁○〔廣韻〕白楊刀也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綦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媼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皇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媼引去入一大第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媼迎曰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子即設席于側坐勸酬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閥閱婦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遽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即駑駘耳公子雖異姓

鴟鴞固不可近駑駘又不可託不得

亦前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靦然相見無他煩薄

已而求之異吐胃丹能不靦然

藏窖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螢枯死

四字千古

同哭

廉生辭以少年書癡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

言雖䖍格卻有至理

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貲出交兌八百餘兩生

惶恐固辭婦曰妾亦知公子未慣懋遷但試爲之當無

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云勿須但覓

以此求僕諸役皆宜然而核何容易

一樸慤諳練之僕爲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纖指以卜之

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琖候洗寶

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卽贈公子勿須將

回生歸夜纔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

○架○以○貲○付○純○篤○之○生○生○以

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爲人戇拙不苟貲財悉

○貲○付○戇○拙之無侯○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倚付之往涉荆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酬賞謀同飛灑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貲訖卽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卽席歌舞鞺鞳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日又求稽盤婦笑曰後無須爾妄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眞神人

操籌不忘書卷又能

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姪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今爲主价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聒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富婦

借此作提筆之文，勢已緊不敢瀆

笑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全金付

聽命難知心

生曰此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

媵可見心腸此是相信則福命亦自可恃

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心腸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妾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爲鹺賈踰年利又

知足不

數倍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

知足天既富之更當予以賢內助矣

盈隱思止足漸謝任於伍桃源薛生與㝡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閽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薛亦新婚於大姓猶恐輿馬喧動爲大合所聞故暫遷於鄉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忽閽數人排闥入閽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閽人荅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帽光潔畧一舉手即詰邦族生告之

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荅云無之益喜趨出急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爲禮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將送舍妹於薛官人至此方鑑覺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甯非數乎生以未悉其人故躊躇久不敢應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嫗扶女郎入坐生榻上睨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謝又囑閽人行沽畧盡款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淩夷矣聞外祖遺有兩孫不知家況何似生問伊姓曰外祖劉字晦若聞在郡北三十里生曰僕郡城東南

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郡中此姓最繁止知郡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貧矣慕曰某祖墓尚在彰郡每欲兩櫬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辦姑猶遲遲今妹從去歸計益決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卻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生詣淮交盤已留伍居肆裝貲返桃源同二慕啟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於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為客今日為吾甥

眇己帶上文借作束筆文氣十分緊聚

壻也置酒迎塵偕盍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為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

篤馬辭○無用尚可○守門戶

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頗遠門戶蕭條煩公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婦強內之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閒回視第宅則為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長即荆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申謝生悉厚贈之由此來往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玉卿

鴟鴞鴟鴞無毀我室

竊意冢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棺露齒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荆卿詣生同驗之入壙見案上纍纍前所分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荆卿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爲首宰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賒死墓内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前益堅美由此廉劉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貲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爲箇發示

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廐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譟逐之賊驚遁共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倒爲灰燼始知馬亦鬼也是夜只失金釧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就淫之一盜帶面具力訶止之聲似王卿盜釋生妻但脫腕釧而去以是疑王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釧質賭爲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王卿宰怒備極五毒兄與生謀欲以重賂脫之謀未成而王卿已死生猶時卹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貧如

多行不義必自斃豈惟貪而已也

玉卿者可以鑑矣。

桒螢枯死復有誰憐至于無計謀生借餘光於燐火茫茫世宙不少寒酸何術向墓田中分窖金而使窮措大發跡也書癡何辭懋遷乃受此重金謀諸戇僕既致陶朱之富且載西子而來鬼借人謀人資鬼力雖云禍命亦由至性純篤所致耳夫人既能會計又復神明徒有兩孫僂然零落鶯胎本難任重鴇鴉且更相殘假以藏金託諸異姓方得墓田重贖門戶生新此漢寢唐陵古人所以望之興嘆也至於搜墓者

無獲而壙案乃有分金劫財者已行而鬼馬朗然委
路此皆其人之自取夫人之力而非盡關夫人之力
也

案螢枯死〔杜甫詩〕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枯死讀書螢　河潤〔莊子〕河潤千里澤及三族
面具〔宋史〕狄青傳青每臨敵必帶||　富家翁〔史記〕留侯世家注沛公入秦宮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耶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未亡人見卷六雷曹
書癡見卷二嬰寧　懋遷〔書益稷〕||有無化居〔注〕懋勉也懋勉其民使遷有于無交易變化其居積之貨也　洗寶裝　飛灑〔杜荀鶴詩〕雨綵||日輸中　鞓䩠見卷四金利尚
會計見卷一長清僧　設祖帳見卷二聶小倩　一鉦見卷四曉霞　陶朱富〔史記〕

越世家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以陶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子孫收業而息之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得西施作內助

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乃使大夫種相于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使范蠡進之吳為築姑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按吳青壇讀書質疑云世傳吳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許之後越伐吳滅之西施從范蠡乘輕舟泛五湖以去此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後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益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于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于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

不速之客突如其來固是醉中所爲然亦

影撰此事以噎後人于疑網也楊升庵云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蓋勿踐平吳後沉之于江所謂鴟夷者安知不謂子胥乎　巨萬見卷四白秋練　鹺賈見卷六連城　閹人見卷三魯公女　大令見卷三會友于　櫬見卷二任秀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瓜分見卷四珊瑚　五毒見前冤獄　素封見卷一種梨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響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醉中孟浪乃得良緣非偶然也）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樸陋便問君

有天緣在

兩少年丰采都雅不及琉璃屏內裙釵能識貞介士

係此翁何親客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而悔之而制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迎客華裳眩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胄見生至盡起爲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遜謝而罷遂增一筵於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設琉璃屏以幛內眷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

外內有物色人○在

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覓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盡醉生不得已亦强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强挽其裾生大醉蹋地但覺有人以冷水灑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傅姓但不知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

停輿問故憐贈珠花憫無妄之災爲開復之具光明磊落可對神天惠我無私米生

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於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證訟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冤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革褫冀其可以辯復於是攜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頗殆休於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貧窶若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俄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搴簾微睨之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

豈虛語哉學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至神女摘花爲復衣頂計學使可謂神乎其神

重珠花而輕衣頂非

得無妄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解贈乃於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以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閥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諦視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置去遂歸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爲經紀貧不廢讀過歲赴郡應童子試悞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卽曩年車中人也見生停驂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耶生慚然於衣下

罪今明今振古如茲

不屑浼贈莊士人

慚然者何悔其

愛其財可知矣出之者慚於顏見之者紅上頰果何故哉囑待路隅贈金二百乃怳然悟矣娘子惠我四字直從心肝中揭出受恩深處眞是一語說不出來惟有繡像焚香而

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郎暈紅上頰既囑
不忍棄此也女暈紅上頰無言而贈之金不言之言
坐待路隅款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
其味弥永
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爲進取之資
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擢芹非難重金所不敢受
所謂辨二片玉誠心也
但告以姓名繪以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下
介處其品自在
而去生由此用度頗充然終不屑夤緣後入邑庠第一
以金授兄兄善居積三年舊業盡復適閩中巡撫爲生
祖門人優卹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清鯁雖屬大
介處其品雖及
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裘馬至門都無識

門如市者不屑負緣屬通家者未嘗干謁贈珠花者果是知已重珠花者纔算解人

不忘珠花眞情也曰不敢忘敢問其不敢

者出視則傳公子也揖而入各道間濶治具相款客辭以冗然亦不竟言去已而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問相將入內拜伏於地生驚問何事悽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人生平所不爲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分之以一而交而以喪節强人者多矣然亦其人先自喪節故不待强之而已允之）何遂以喪節强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覘之卽山中贈金者生乃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先言珠花是因其不忍棄此之言而動其心也且）生曰唯唯不敢忘曰昨公子郎娘子胞兄也（公子卽娘子胞兄亦謂其必聞之而泰命也不意問）生聞之竊喜僞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

何也由驚起而然也見青衣何足驚驚其為傳娘子之言而聯金者也則青衣之來青衣之問非青衣也娘子也娘子來問忘珠花否忘珠花是忘娘子矣如之何其敢也公子郎娘子胞兒

之竊喜者此有偽辭而不敢不奉命又不敢違奉命

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出馳馬

其不敢不奉命者娘子意中事也其不敢違奉命者

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郎慘然

娘子意外事也事出意外則彼因我之求而有驕心

入向壁而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

我不能不因彼之驕而有畏心將我來不能不來不

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

敢不來唯有哭而已矣然既曰畏人而又曰生乎何

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

解此苦是彼以來脅我我即以來要之抹其急欲一

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

見之心使認使我奔波之罪即先以絶其乘人之危

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袪隱抑搔之女曰子

之心而後借故而出合彼長跪謝過然後以舊義動

誠徹人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危予過矣予過

矣忿然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

見公子即如見娘子此青衣之意也乃不敢之中更有所不敢者不敢忘珠花不敢忘娘子也不敢不親見娘子而遂敢奉命也娘子來娘子哭哭其不敢不來也而拜之慰之者亦謂明知

衣亦爲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以所求告之復就其不敢違奉命之本意而親切示）乃神女也家君爲南岳都理司偶失禮於地官將達帝（之曰爲妾求之其言若齟齬不合其意實針芥相投）聽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以黃（寫生傳神有此妙筆）紙一幅爲妾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悚懼不已乃假（此四字有十萬鈞力量）驅祟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以厚金賂其心腹諸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默然遂去意似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語娘子如事（娘子固言曰爲）不諧我以身命殉之（伊求之固當以身命剁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計之所出適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爲之鈐

卿不敢不來所以不敢遽諾耳吾知罪罪在不敢忘珠花不敢忘味花者獲罪之由不敢不見娘子者獲罪之實也獲罪之由出於感獲罪之實出於要此若娘子所深知而曲諒者乘危而

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今還爲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抛

若曰我爲娘子求之娘子須償我也珠花特借耳

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踰數日傅公子

此一謝謬甚然不可少

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爲令妹之

無私二字承上兩義字來指日所以然暗惟令妹卽

惠我無私耳不然卽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聲

之本不了了如何能了

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翼日青衣奉女郎

已如其言而償朱花矣若爲不知其意

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

而百倍以償之使之無可借辭掩卷代爲設想直是

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

無可借辭矣及覩其重花非貴珠數語猶是意中所

而甘貧賤何爲乎娘子神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

抑搔之敵於爲此則不能私怨矣數年不忍棄之物還爲主人棄之要償珠花獨寄語娘子則主人非他人矣公子強以作主人償珠黃金償逢彼花適之怒耳重花非賞珠所以仕

恩於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間生朝拜而後卻之

有○子○謂○娘○子○補○人○何○敢○偷望○則驚○爲奇誤○又○謂得報○

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酒肴公子使從人入廚下自

恩死○無憾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乃伯案乎曰奇奇○奇

行烹調相對縱飲懽若一家有客餽苦糯公子飲而美

之引盡百璣面頰微赬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

○所○不○貞○介○皆○爲○今○妹○

○之○惠○我○無○私○耳○

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

妹子附爲婚姻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懼非常不知所

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

女下嫁吉期也可備青廬交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

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大小皆有餽賞又最

襲而藏者非娘子之爲而誰爲乃稱小生何敢他望又曰幸得報洪恩死且無憾不知所謂他望者若何所謂報恩者又若何自相矛盾所言幾成兩橛而娘子神人四字亦將分作兩盾若

賢華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副室生不肯適見買於江淮爲買少姬而歸姬顧姓小字博士貌亦淸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甚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人廉其直買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於顧媼之家顧妾姨行見珠屢欲售去（十年前爲土入冢之者今還）妾投井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婦歎曰十年之物復歸（歸于故主矣）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久無偶矣因並賜之親爲簪於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

曰以神人而恤則小生誠不敢有他望若以娘子而論則小生不敢忘珠花更不敢不報洪恩矣珠花復歸故主不必果有其事行文則不能不有其事此跟章脈一定之法也且借

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郎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昧爽時必熏沐以朝後博士一舉兩男兩人分字之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爲材令寬大倍於尋

兩面並寫端中層用此筆

鬢花時看出神氣見其非人間人爲神女二字作煊染亦不可少

嘗既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之至今傳爲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歟乃知人之慧固有靈於神者矣

儆人（後漢卓茂傳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汝爲儆人矣）乘人之危（漢書）蓋勳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將軍倚權恣橫從事蘇正和案其罪刺史梁鵠謀欲殺正和訪之勳勳素與正和有讎或勸勳因此報勳曰乘人之危非仁乃寢其事

刺（見卷一葉生）僑居（見卷一聶小倩）直指巡方（見卷一嬌娜又見卷八胡四娘）青衣（見卷一瞳人語）貧寠（見卷二嬰寧）欸段（見卷一瞳人語）門如市（前漢鄭崇傳臣｜｜｜臣心如水）骾（韻會｜音梗說文食

骨留咽也〔注〕徐鍇曰古有骨丨之臣遇事依刻丨不從俗也通家見卷一青鳳治具見卷一陸判奔波見卷二鳳陽士人緩頰見卷八西湖主祟見卷一賈兒惠我無私呂覽孔子用魯三月政化大行魯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丨丨丨丨富家翁見前劉夫人十襲見卷一狐嫁女新月鈎辰未詳〇〔天文志〕星居于卯地或辰星鈎月壬年豐國泰天孫見卷七葦仙青廬見卷二蓮香釁沐〔國語〕魯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生之于是使束縛以予齊比至三釁而三浴之桓公親迎于郊而與之坐問為政焉注以香塗身為釁或作薰〇〔韓愈答〕呂毉山人書方將坐足下三薰而三沐之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

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爲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一妾鄰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畧不稱意情緒無聊彼友人留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殷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荅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尾綴之便問童子何姓荅言姓晏仲益驚又問汝父何

名笑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手曰汝父在家否童子諾而入頃之一媼出窺眞其嫂也訝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整頓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卽亦不懼嫂溫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鬨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捽兄地上仲怒奮拳直入當者盡踣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

地下能夫妻團聚又可納妾生子則與人間何異所傷心者墳墓不掃耳遣子從叔去死者固所樂爲生者未必樂從也仲之欲繼兄後久出至誠

捶楚無算始起執兄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旣歸舉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子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之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爲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宜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門外有少

自念鬼雖非人慰情勝如無有此豈挾私覬覦有所能窺其萬一耶

女竊聽意致溫婉仲疑爲兄女便以問兄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尙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旣而伯起設榻於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烟火森然起粟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羮斗酒置案上仲喜極問誰之爲荅云湘娘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牀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

不嫁田家牧牛子此鬼殊有志氣聞刺血

曰與湘娥其榻耳阿小候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而解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牀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煩大哥留意也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入迎血出不止者乃可爲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强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溼蓋聞

之言而自試原非草草謂之有意喬才何羞之有鬼而不能如願不如爲鬻矣

伯言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倘爲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羞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伸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既歸僞增其年託言兄賣婢之遺腹于衆以其貌酷類亦信爲伯遺體仲教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爲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少怨兒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恒背誦之仲甚慰

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媒來爲阿小議婚中饋無人心甚躁急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肅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砧盈耳矣俄而肴胾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

既得鬼妻
又狎鬼妓
死於鬼病
生於鬼兒

如巳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婦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
否女思良久荅言未見惟鄰女葳靈仙羣以爲美顧貌
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
如欲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
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强之再四乃曰
勿爲所惑仲諾之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
簾動鈎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翹殆類畫圖
扶坐牀頭酌酒相敘間濶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
縱談數琖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心迷心迷亂不

知魂之所舍目前惟凝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葳靈仙忽起搴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葳靈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如何憤然歸室聽其所爲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恐後却之不得耳仲疑其妬不樂而散次夕葳靈仙不招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爲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却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矣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荏弱手足

皆爲所傷仲寢以沉困湘諸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兒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徧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蕆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髮罵曰淫婢生爲蕩婦死爲賤鬼不齒壘衆久矣又祟吾弟耶立批之雲鬟蓬飛妖容頓減久之一嫗來伏地哀懇

伯又責媼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卻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伊當撻楚湘裙慚懼啜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欲出作黍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盼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

餘矣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貍於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甯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小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䘏耳

慰情 陶潛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遺腹 淮南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 燕樓 白居易集張建封納舞妓盼盼于燕子樓公薨不他適居十餘年 治具 見卷一陸判 起粟 見卷一董生 物色 見卷一嬌娜 鬼妻 見卷一聶小倩 表表

見卷七阿英　敲見卷一狐嫁女　吃吃見卷一瞳人語　陽臺見卷五狐諧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豚見卷一葉生　不齒見卷三會友于　祟見卷一賈兒　立批之見卷三會友于

羅祖

羅祖即墨人也少貧喜豪縱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即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參將欲攜與俱去羅乃托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參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參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

然牀下有男子遺舄心疑之既而詣李由謝李致酒殷勤妻及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門跨馬去匿身近處更定卻歸聞妻與李卧語大怒破扉二人懼膝行乞死羅捕刃出已復韜之曰我始以汝爲人也今若此殺之污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器械具在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官笞李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憑遠近搜羅則絶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並桎梏以死乃驛送其子歸郎墨後

石匣營有樵人入山見一道士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爲異賫糧供之或有識者盍卽羅也餽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囂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游山上就之已杳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玉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爲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香稅悉歸之今其後人猶歲一往收稅金焉沂水劉宗玉向予言其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爲聖賢但望成佛祖請遍告之若

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玉柱下垂丨江淹賦掩金觚而不御横丨而淚霑軾注丨丨湟也沂水劉宗玉名琮

檀越見卷一畫壁放下刀子去山堂肆考廣頌屠兒在湟盤會上丨丨屠刀立便成佛

橘樹

陝西劉公爲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裁如指擯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値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變悅寘諸閨闥朝夕護之唯恐傷劉任滿橘盈把矣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去女抱樹

嬌啼家人紿之曰暫去且將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
爲大力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
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爲興化令夫人大喜竊意
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則樹已十圍實纍纍以千計問
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
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改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
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異史氏曰橘其有夙緣於女歟何遇之巧也其實也似
感恩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況於人乎

初度見卷二蓮香女公子見卷三魯公女釋褐揚雄解嘲或丨丨而傳○宋選舉志每春季太學辟雍生悉公試混取總五百七十四人以四十七人爲上等即日賜丨丨○宋朝會典興國二年始賜呂蒙正等丨丨狀元皆謝恩日賜祥符中始及第日賜之○按丨丨謂丨布丨藍衣

木雕美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濼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簏牽巨犬二於簏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目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韉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學解馬作諸劇鐙而腹藏腰而尾贅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插雉尾披羊裘跨犬

貿販平準亦其分耳應絕嗣而得子於耄耋之年天何曾虧負人來

從之昭君頻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眞如生者

濼口〔水經注〕濼水出歷縣故城西南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昭君出塞〔世說〕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畫按圖召之衆皆賂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媼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貿販平準賜子一子醒以告媼媼曰此眞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媼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就木見卷三魯公女

> 只求母疾之愈且不知割肉作膏之爲孝又何知割股傷生之爲不孝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大疽痛不可忍晝夜嚬呻周撫飢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爲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刀割脇肉肉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作膏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異史氏曰割股爲傷生之事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爲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已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眞猶在天壤司風教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闡幽明微賴茲芻蕘

獅子

暹邏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逈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摶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暹羅續文献通考丨丨在占城極南濱海○明史丨暹羅丨本丨與丨斛二國在海南中丨土瘠不宜耕

家丨斛土平衍稼多穫丨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丨斛明初丨丨斛國王始遣使入貢○按丨丨在占城極南濱海見續文獻通考　國朝康熙十二年遣使請封　上以海道艱遠令以　敕印付其使臣帶往至二十三年復入貢

梓潼令

常進士大忠大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拔籤得梓潼令奇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如前默思豈復任梓潼乎已而果然

文昌　四川七曲山清虛觀碑帝君生于唐時姓張諱亞越人也後徙蜀即梓潼居焉其人俊雅瀟落其文明麗浩蕩爲蜀中宗師有功文教已發解隨第春官帝君感時事托爲方外遊蜀人慕之搆祠清虛

觀題月梓潼君祠遠近禱之輒月見卷二
應感日天有丨丨君信其人矣可葉生

聊齋志異新評卷九終







